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最近官场秘密史
中国现在记

秘

主编
骆秉全



中国
现代
文学
史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最近官场秘密史
中国现在记

天 公

李宝嘉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近官场秘密史/(清)天公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10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ISBN 7-5034-1162-7

I. 最… II. 天…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04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在记/(清)李宝嘉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10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ISBN 7-5034-1162-7

I. 中… II. 李…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039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刷装订:河北省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5 字数:4800 千字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5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3.00 元(全十二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最近官场秘史

第 一 回	演说官场备呈丑态	钻谋差使细诉奇形	(3)
第 二 回	查牙帖车师爷得意	教方法淫和尚多情	(11)
第 三 回	拉面子小溜子吃苦	回省城邵巡检逢吉	(23)
第 四 回	如意丹终究能如意	称心丸难能说称心	(28)
第 五 回	三千两银无心插柳	十万元钱有意栽花	(38)
第 六 回	狡猾知县邀欢大幕	鲁莽道台交恶中丞	(47)
第 七 回	吃醋争风酿成大狱	低头顺脑约法三章	(59)
第 八 回	捉赌审奸连番笑柄	损人利己一味推辞	(68)
第 九 回	说大话卖国奴出丑	惟谨慎伪君子升官	(73)
第 十 回	似是而非夫妻反目	掂斤播两兄弟失和	(90)
第 十 一 回	计机布阱一片神机	地久天长一场春梦	(97)
第 十 二 回	移东补西簿书莫考	因奸及骗历史难堪	(102)
第 十 三 回	欲界奇逢秀才捐官	巧骗珠宝观察出洋	(105)
第 十 四 回	设圈套女学界蒙污	拔短梯新孝廉丧良	(115)
第 十 五 回	广寒宫碧美娘蓄妓	白云观安道士欺心	(120)
第 十 六 回	衣冠禽兽布就牢笼	草泽英雄安排巧计	(129)
第 十 七 回	车头儿藏奸弄县主	封大令竭力媚乡绅	(137)
第 十 八 回	利欲薰心当堂笞臀	大公无我再敲竹杠	(145)
第 十 九 回	赭衣人翻为座上客	蓝袍人不是个中人	(152)
第 二 十 回	莲花庵妖尼施毒药	彰州城迷妇返清心	(160)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冤声载道裁判调差	阔气冲天理刑莅驿	(164)
第二十二回	凤仙娘巧制游仙曲	薄命女悲题绝命词	(170)
第二十三回	白於玉深宵设毒计	尤味兰一命丧黄泉	(177)
第二十四回	尤贡士尸场递和息	杨理刑烟榻认干爹	(184)
第二十五回	卖弄风流意在迎奸	纵谈因果心存劝世	(188)
第二十六回	评红楼才女具慧心	赠碧玉贼官露马脚	(195)
第二十七回	家主家奴尊卑失序	阿爹阿女伦理沦亡	(203)
第二十八回	暴露真赃满纸胡言	陡启疑心一条妙计	(207)
第二十九回	邓凤奴游戏示奇谋	尤仙姐凄凉感陈迹	(211)
第三十回	话到前尘分明因果	谈来现象洵是淫昏	(218)
第三十一回	旅客馆中不堪回首	歌舞台上引动春魂	(224)
第三十二回	一场好梦流水落花	八集新书正好结束	(227)

中国现在记

楔 子	(237)
第 一 回	朱侍郎热心旧科举 劳副贡殚力新名词 (239)
第 二 回	老臣效忠但求无过 贫儿得志忘却本来 (246)
第 三 回	满口胡柴誉议前辈 当头棒喝觉悟后生 (256)
第 四 回	遇明师小乡儿登第 借京债老市侩藏奸 (265)
第 五 回	为鬼为蜮费尽奸谋 时来运转别开生面 (272)
第 六 回	驳控案大令贴千金 撰照会监司误一字 (281)
第 七 回	投来捷径各显神通 弄破机关迭逢鬼蜮 (290)
第 八 回	昧己欺人所如辄阻 贡谏献媚攸往咸宜 (299)
第 九 回	筹办河工难除积弊 难做清官煞费苦心 (308)
第 十 回	榨取贿赂普庆安澜 白尽忠丢官习旧学 (318)
第 十 一 回	接施主山僧势利眼 办教案郡守巧圆通 (328)
第 十 二 回	强过继伤心失娇婢 惯荒唐余技作能员 (338)

最近官场秘密史

清·天 公

第一回

演说官场各丑态

钻谋差使细诉奇形

南亭亭长，武进李伯元同征宝嘉，曾著《官场现形记》说部。洋洋五十万余言，描写贵人社会之种种现形，历历如绘，燃犀铸鼎，不为过也。夙已风行一时，脍炙人口，不脛而走二十二行省。伯元之名乃立，其气概足以夺小说家之前席。嗟乎！伯元而今老且死，所谓现形者，亦此前几十年矣。读者辄兴陈迹之慨！

余齿卑任性，语言无忌，文字不谨，至撻贵人之怒。既不容于朝，乃去而之野，东奔西逐，阅百十年月圆月缺，需时不谓不暂。眼界胸襟，繇之大展，祸福倚伏，几微消长之理，亦繇之而悟澈，乃者归去来兮，息影于古龙门里之老屋中，一几一榻，一纸一笔，无丝竹之乱耳。饶余乐之可寻，自春徂秋，成三十万言，立体仿诸稗史，纪事出以方言。恰与伯元所著，有笙磬同音之故，名之曰《最近官场秘密史》，非敢有所借也。聊用袁简斋命名续《齐谐》之遗意云尔。

今年五月十二日，是上海禁烟第三个纪念日子。金利源马头有条轮船开往汉口去，足足挤满上千的客。这里头有官界、绅界、学界、商界，至于种种经纪、劳动苦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谈话说笑的声浪比什么都闹。好静的人听得脑筋都胀了。

船上第三号官舱里面，有三个人正谈得兴头。要知谈的什么？且先把这三个人的来历说一说。那一个有胡子的胖子，姓牛，号信甫，籍贯徐州府人。他祖上做过协台的，很有一份家私。靠这份家私信甫一泡子滥嫖滥赌，不上几年便花得个精光。因此在家乡存身不得，没奈何！只得跑到京城里去帮帮阔人的闲。也是他气运大来，有个黄带子欢喜他灵利，投机的什么似的，就拜了把子。等到这黄带子有了权，这信甫就很得意了，又结交了好些的大人先生。京城里头，很有“牛八爷”的名气。这信甫原是排行第八，所以大家都叫他“牛

八爷”的。这会子，湖南抚台牛中丞，当初做京官的时节和牛八爷很是谈得来。牛中丞虽是云南人，既然要好，便认了一族，按着五百年前共一家的一句话，也算不得他俩荒唐呢。此番牛八爷从京里出来，到了上海玩了几天。搭轮船到汉口，过船去湖南打个混的。

那一个瘦骨脸的麻子，瞧去也有四十岁来往，他是苏州人，姓尤，号心迥。那一年北闱中的第三名。他家本有几个钱，便捐了个内阁中书。同乡黄大军机很赏识他。只是这尤中书有点儿恃才傲物的脾气，人又极其古怪，笔墨原是好的，可惜流入苛刻一路。前两年福中堂做八十大寿，户部司员公送了二十四条寿屏，请他老人家做一篇寿文。他老人家的牛性发了，长篇累赘都是说不的话。那出份子的没一个懂得文字的，便模模糊糊地送了进去。福中堂也是双眼墨黑，不晓得寿屏上说些什么？打谅着终是恭维罢哩。又晓得是花了一千两银子的润笔，请尤中书撰的文。

原来福中堂很听人说，尤中书的笔墨是个名家。他虽是堂堂的一个举人底子捐的中书，倒说翰林院里头的人还比不上他。所以收到这副寿礼很是欢喜，便高高兴兴地挂在东花厅上，还自诩识者。向人说道：“这会子做寿，别人送给我整万银子的寿礼，我都不欢喜。倒是户部司员公送的二十四条寿屏，他们虽是花不了几个银子，我倒难为他们叫尤某人给我撰文。我原想叫尤某人弄点笔墨，他们竟先知我心，所以我就高兴了。”说也可怜，偌大一个京城没有第二个读得透这篇文字。只有黄军机暗暗地替尤中书叫苦，若弄穿下来，哪里吃得住！

次年，有个送部引见的道台与福中堂有点渊源，并且很有点才名。有一天，福中堂请这道台吃饭，一时高兴卖弄他这副寿屏。那道台读了一遍，不置可否，只是冷笑。福中堂也不留意。过了两天，那道台探听得尤中书寓在同乡黄大军机宅里，便透个消息过去，说“孝敬他一万两银子，便把寿文上的言语不说穿。不然教他仔细……”！尤中书哪里肯去理他。倒是黄军机着急了，情愿送他两吊银子唬过这事。那道台定要拿一万，商议了好几天，还不拢局。

正巧被福中堂的心腹听着了，一一对福中堂说了。福中堂立刻叫那道台去盘问出底细来，便怒忿了脑门，定要问尤中书个谤毁大臣的罪。还是黄大军机从中周旋道：“尤某的文字虽有几个不妥当的字眼，然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某道捕风捉影，索诈不遂，以至说坏了。至于尤某人这种性格终要闹出不好看来了才罢。中堂给他一点子利害，儆戒儆戒他，原是应得的。不过事隔一年，中堂又是一向说这篇文字忒恭维了。这会子闹起来，别人终要说中堂上了某道的当，不是划不来吗？”福中堂一想，黄军机的话说得实在不错。当真闹

起来，果然我的文字一门显出底子来了。我这样的身份和一个芝麻似的官儿斗，就是砍了他的脑袋，希罕什么？倒是我被人家看轻了。便道：“你老哥说的倒是替兄弟着想。但是尤某人我不许他留在京里。三天之内就要他离开去，我就便宜他这一遭吧！”黄大军机连连答应道：“这个很可以，这个很可以……”于是安置尤中书到兄弟那里去玩几天。黄军机的兄弟现在江西署理臬台。所以尤中书和牛八爷一块儿出京，到九江分手。这是他俩的大略。

还有那一个和尤中书、牛八爷原不认得的，不过住在第四号官舱，只有一板之隔，因为谈起湖南抚台被这人听到了。他原是湖南候补县丞。姓苟，名让仁，浙江天台人，却是秀才底子，善于钻营一道。妙不过他的耳朵也长，面皮又厚，性情很是圆滑，应酬工夫又极周到，天生成一个“小老爷”的材料。这样子的人假如不得意，做书的就不相信了。

且说苟让仁知道第三号舱里的两位同湖南抚台有渊源的，不知这两位什么底细？打量起来终比自己大些。便备了手本，穿了行装，过来禀见。尤中书、牛八爷看那手本写的是“蓝翎五品衔、湖南候补县丞苟让仁”，诧异道：“奇了！我们又不是湖南的官，怎么湖南的县丞拿着手本来禀见呢？”刚要回他，只见一个黑胖矮子穿着宝蓝实地纱开衩袍，系着绦色板带，晶顶蓝薄底京靴，报名“请安”。慌得尤中书、牛八爷还礼不迭。尤中书笑道：“老兄弄错了，我们并不是湖南的官。”并指着牛八爷道：“这位牛大哥是镇国公府里的西席，同湖南牛中丞是一家的。”苟老爷忙又请安道：“卑职求大人栽培，中丞跟前赏句好话。”尤中书道：“老兄还没弄清楚，兄弟不是湖南的官。这么‘大人卑职’的称呼，其实不作兴呢。我们交个朋友，兄弟是最欢喜的。若是要弄这把戏，兄弟就不敢请教了。”苟老爷连忙转口来道：“老哥说的是！”

牛八爷替尤中书通过名姓、爵里，同黄大军机的交情，这会子到江西去的缘由，说了一遍。牛八爷原是吹牛皮的大王，尤中书的历史原有点好听，所以一经牛八爷的口，竟装点得花团锦簇，仿佛戏台上串的一般气概。苟老爷伸着大拇指道：“了不得！”尤中书笑道：“老哥太誉了。那不过少年积习罢哩！”苟老爷正色道：“兄弟虽是个小官，却没有小官的资性，从不肯轻誉大人先生，希图进身求荣的地步。所以一行做吏服十余年还没有跑过一点子的红。”尤中书听了苟让仁的这几句话不禁肃然起敬，瞧着牛八爷道：“八哥，你听苟大哥的话呢，真真是有气节的朋友。我只知道现在世界上的人总是蝇营狗钻、卑鄙齷齪，官场中人更加不好，哪里知道卑官末吏之中还有苟大哥这样气节自见的人物呢！从今而后我不敢相天下士了！”列位可知道当面恭维便是“小人之尤”。尤中书见不到此，认是苟让仁是个“正诚君子”。真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了。

且说苟老爷听了尤中书赞叹他的言语，心里着实高兴。又谈了一会闲话，牛八爷慢慢地说到牛中丞身上去。苟老爷连忙趁势窃听上司有什么嗜好？可以乘机钻营地步。便道：“我们中丞要算现今外任大员里面不可多得的人员哩！这会子升署湘抚，那里的局面现在又很不好，里头拿这重位交给他，况且年富力强，将来吏治民生，定有可观。”牛八爷哈哈大笑道：“苟老哥你真是枉恐！在官场里混了多年，难道官场上的把戏还不知道吗？老哥你我一见如故，也是有缘，不妨把我的那位本家中丞的历史说一说明白。”

苟老爷忙道：“请教！请教！”牛八爷道：“老哥，你可知道牛中丞的官是哪门子来的？幸亏他会嫖，脸蛋儿又生得漂亮，然而大抵嫖的一门，不是倾家荡产，就是丢功名失身命。唯有他老人家的嫖，竟嫖出机遇来了。他原是秀才，穷得要不得，一向在家里教书。直到三十岁光景，有个朋友荐他到扬州姓许的盐商家里处馆。许盐商原是大商家，倒是富而有礼的一个人。瞧他笔底下还算过得去，所以非常尊重他。他也福至心灵，一味的讨居停欢喜，只要居停所爱的事，什么都肯迁就。那许盐商单单的只爱嫖，嫖以外还欢喜附庸风雅。他便专在这门子上用工夫。

“当时扬州有个土妓，名唤小月的，很有几分姿色。并识得几个字，唐诗三百首烂熟于胸中。许盐商视小月如李香君、顾眉生、卞玉京一流人物，没一天不去花上百十两银子。岂知这小月自恃有了这点点的才情，倒厌得许盐商俗了。当面要他的钱没法子，只好面子上巴结，暗底下却和我这位本家中丞好上了。我这位本家中丞原可以充一个风雅子弟，写点点小楷，一崱四齐，不许有一点不匀净，不能一个字儿大一些儿，一个字儿小一点儿，居然玉真公主的《灵飞经》临摹得熟极而溜的了。做几首五、七言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唱起来倒比那庙如飞的开篇还要好听。画几笔梅花，据说是彭刚直的一派。小章如何不倾倒呢。先是小月有一方玉章钤着“莲花六郎、郑虔三绝”这么八个字，不知哪里来的？珍爱得不可言喻。就拿这方玉章送给我那位本家中丞做个表记。未几遇着乡试的年份，小月便感许盐商送给她的银钱，替这位本家中丞买关节、请枪手，居然弄了一个举人。咳！我那位本家中丞，不是兄弟说他没良心，干的事情很不应该呢。”

苟老爷道：“什么事呢？怎地又埋怨起宪台来呢？”牛八爷道：“他中了举人后，次年便进京会试，不料又中了进士。中了进士之后，居然把小月的情分义气忘得个一干二净。小月痴心不死找到京中。恰恰的我那本家中丞出京了，所以本家中丞的心果然不可问了。然而面子上还没穿绷，小月也打谅人心是差不多的，我与他的真真是天高地厚之恩，重荷生成之德，哪里会负呢？要是负

其中必有个缘故罢哩！但是当这土妓的人花钱手段一定高明的。小月在扬州虽有许盐商一个大冤桶，只怕花在她身上何止好几万金！终不过东手挪来，西手耗去，哪里有甚积蓄。况且替本家中丞弄到一名举人，花的钱也着实不少，已亏空了些。及至找到京中扑了个空，竟弄得进退维谷。没办法，就在京中借着卖书鬻字的勾当，重理旧业。恰巧被敝居停镇国公赏识起来，一日盘问小月的籍贯，小月便编派道：‘原籍是镇江人’。”

苟老爷笑道：“扬州同镇江不过一江之隔，至于方言虽有不同，其实还是相近。此人听去却辨不出。”牛八爷道：“这种地方即使辨得来也不要紧。你别打叉，让我一层一节的讲去。我有个脾气不好，倘然半途一打叉，就要接不上前后文哩。”尤中书道：“牛八哥原有这毛病的。苟大哥不要开口，尽听吧！”苟老爷连忙答应了几个“是”字。

牛八爷道：“当时小月说：‘原籍是镇江，姓王，父亲是个岁贡生，做过教谕的，可怜过世得早，母亲也是官家之女，姓牛。父亲过世之后，贫乏立锥，母亲只得跌了我依靠舅舅家去过活。舅舅却很可怜我们母女两个，又瞧我生得还不粗蠢，想要娶我做媳妇。只是舅母不依，因为舅母要把她自己的侄女做媳妇。有这一层阻力就拖沓下来了。不久舅舅故世了，母亲也亡故了，舅母便请了媒人给她的哥哥求婚。我的表兄大不以为然，说道父亲在日原相定了姑姑家的妹妹，原不愿意和舅舅家的姐姐结亲。现在父亲才得去世，热孝在身，也不该提议亲事呢。于是母子二人竟参商起来。我暗地里对表兄说，你快别这样，这样就是不孝哩。别为了我一个苦命女子酿成你们母子不和。我是个没依没靠的人，在这里更不安了。索性一言说清了罢！我是不愿意嫁你的。你快收了这心吧！别把老太太气坏了。我那表兄听我这样说法，黯然道，妹妹，我并不是存有什么心思，终不过为了你一辈子的事情。虽是姑爷、姑姑去世的早，妹妹在我家过活，其实也是娇生惯养的，何尝受得一点子委屈？现在的局面已是不同了，若不把这份替妹妹争了过来，妹妹岂不是打到‘赘’字号里去吗？这也是一着。然而父亲究竟在日有此一说，我就有所藉口。不然，旁人看来，岂不要疑我们有甚不雅致的关系吗？妹妹放心，我又没弟兄姐妹。这件事谅来我还有办法。万一一天不从人，我情愿披发入山做天下古今第一个罪人！我也有一句话要对你说，我并不是存了一点私念，或是妹妹的姿色起见，若说姿色呢，不怕妹妹恼，平心而论，舅舅家的姐姐还比不过妹妹吗？我终为义气起见，妹妹一辈子的终身大事哇！到底直弄得母子如仇，在家里存身不得，出门处馆去了。这事我也不容于舅母。转辗漂零十余年了，今儿瞧见‘会墨’，知道表兄已成了进士，所以到京来的。不料扑了个空，没办法借此糊口。虽然落到如此

地步，到底不肯糟蹋身子呢。’敝居停大为感动，忙问：‘你的表兄是谁呢？’小月道：‘便是中九十三名的牛玉。’敝居停道：‘嗨！嗨！就是牛玉？他是主事用的，我见过多回了，好个人才哇！’我那位本家中丞回京供差，得知小月又勾上了敝居停，这是条好路子。因此依旧和小月瞒了敝居停，私自往来。靠了敝居停之势力，不过十年光景，直做到这个位置。只是小月三年前已死了。这段因缘奇也不奇？官场上的真相倒实在有点儿玩味。”

苟老爷听了不住地把头来乱点道：“这样的真相还算很体面哩。把老婆交给上司，谋差事的把戏也很多呢！”尤中书道：“这倒并不呕苦人的话。我也很听人说哩，仿佛就是贵省不久前闹过这门子的把戏来，被都老爷参上一本呢。”彼此谈谈说说，亦不觉得寂寞。

一天，船到了九江，尤中书先自上岸去了。牛八爷、苟老爷相处得十分投机，牛八爷便要 and 苟老爷拜把子，苟老爷道：“老哥同中丞是本家，兄弟就不敢了。老哥既然不弃兄弟时，兄弟情愿拜老哥的门。”牛八爷道：“那是不敢当的。兄弟也决不敢放肆的。”苟老爷便不管牛八爷答应不答应，便满口的“老师、门生”，叫得震天价响。

过了一宵，次日船到汉口。当天没有开湖南的轮船，便住进“迎宾江馆”，包了一间大菜间。牛八爷便叫底下人去轮船局里打听多早晚有开洞庭轮船？一时打听的回来说：“明日也没有船，后日是快利轮船开宜昌。洞庭船还是上一天开的，转班须要十来天呢。”牛八爷听了沉吟一会道：“老弟怎样呢？若是搭宜昌船去，要在大江里过划子去，说不定是半夜里，我实在有点吃不住。横竖也没有要紧的事。不妨玩几天，等洞庭船罢。况且洞庭船上的买办，是熟人，更其招呼得好极了。”苟老爷没口子地道：“老师主意怎样，门生终归也是这样。”牛八爷道：“如此好了！我们索性拜一天客，骗两顿吃局好吗？”苟老爷道：“很好，很好！但是门生这里熟人不多，有几个还是商人。”牛八爷把桌子一拍道：“更其好了！吃局还怕一张嘴来不及呢。”苟老爷愣了半天，不懂牛八爷的话意所在。牛八爷便附着苟老爷的耳，悄悄地说了一通。苟老爷连连点头说：“罢！”两人相视而笑。

次日，牛八爷衣冠楚楚。苟老爷瞧他戴着亮蓝顶珠，拖着一支蓝札大披肩花翎。心里诧异，听他说并没有什么功名呢，怎地顶戴倒很阔？不禁问道：“老师贵班是……？”牛八爷笑道：“你瞧呢。”苟老爷道：“这是道台了？”牛八爷摇头道：“不是，不是。三品京堂，你瞧不错吧？”苟老爷道：“是是……是很不错！”又瞧他帖子乱插着几个大帖子，什么“世愚弟”哩、“姻愚弟”哩、“年愚侄”哩、“治生”、“晚生”、“养生”、“侍生”……一古脑儿应有尽有。最

奇怪的是有个“额外生”的帖子，苟老爷不禁又诧异，问道：“老师这副‘额外生’的帖子是拜谁的？”牛八爷噤嘴道：“这是裙带亲。”苟老爷如有所悟，笑了一笑，又瞧那片却是四六大单，寸五分的大颜字，刷着“牛桂”两字。牛八爷道：“这字写得好不好？还是陆殿撰做孝廉的时候写的，年代却不少了。印得多了，有点模糊不清了，譬如招牌纸似的，终算老招牌了。所以也不去求人家用了，重雕一方哩。老弟，你别笑我这话没由来，你没瞧见梁太守的片子吗，竟然笔画都瞧不清楚了。往往人家认错了字，便说认不得他。好在他是大名鼎鼎，官虽不大，其实好算得当今第一流人物哩！”说罢一阵子“哼”而“哈”的，出门拜客去了。

苟老爷也收拾停当，拜了几个洋行买办，没一会儿就回来了。牛八爷直至张灯时分才回来。跟着来了五六起请客的条子，牛八爷、苟老爷都有。牛八爷道：“我们应酬两处吧。各人去一处，你先同我去廖家班子应酬了杨厚夫杨观察。散下来再到吴新家应酬你的傅松泉傅买办。你瞧好吗？”苟老爷道：“老师吩咐，再妥当也没有了。”于是坐着轿子，一径来到南城公所“廖家班”。

杨观察同着四五位朋友已在相好金玉房中摸牌。牛八爷替苟老爷介绍，一一通过姓氏、官阶，内中一位最阔的姓赵，号芝荪，杭州人。军机处记名道，现当院上总文案营务老总、银元局会办、善后局提调。全省闾差使，赵观察差不多占了一半。他老人家痴心不足，还想谋个牙厘局总办来混他一年，据说运动得差不多了。苟老爷便把同乡来拉拢。赵观察虽是顶红的道台，然而他性格儿最是谦和，没口子的乡老哥长、乡老哥短，亲热非凡。苟老爷暗暗盘算道：“可惜我是湖南人员，他招呼不到。不然，还愁没好差使当吗？”

片刻，摸牌已毕。杨观察道：“咦！金毛吼怎地还不见来？”牛八爷诧异道：“金毛吼是谁？可不是强盗的绰号？”杨观察笑道：“呀呀呼！哪里是强盗哇！岂有强盗同我们官场中人往来的吗？对你说吧，如今我们大、中、小三班人员大半是欢喜玩的，因此分出名目来。最阔的有四人，就叫‘四大金刚’，这位赵芝荪赵大人就是金刚之一；其次的有十人，就叫‘十大天王’；又其次者便是‘三十六天罡’。恰才说的金毛吼是‘三十六正罡’之一，他姓尹，号再生，是个大挑知县。”牛八爷笑道：“原来如此。同京里的‘十二花神’一个样子的。”杨观察道：“‘十二花神’比我们‘四大金刚’哩、‘十大天王’哩、‘三十六正罡’哩，名目雅致得多了。这‘十二花神’是哪几个呢？”牛八爷道：“一时也说不了，就是敝居停算‘花神’中的‘西施’，司莲花的。”

杨观察道：“有趣！有趣！我们原想选出‘七十二地煞’，却选不出这许多人来。倒不如也先来‘十二花神’很有玩味的。”金玉接口道：“若是选‘十二

花神’，我荐一个人当‘西施’，再妥当没有了。”杨观察忙问“谁配这‘西施’的雅号呢？”金玉笑道：“藩台文案华莲庵华大老爷的脸蛋儿终算俏皮哩！况且华老爷的号叫做‘莲庵’，牛大人说西施是司莲花的，‘莲庵’两字一发的妥切不过了。”赵大人大笑道：“本来我也想到了。只是金玉荐了，我头一个不答应，情愿不妥当些，选别人吧！”

杨观察诧异道：“这是什么意思？”赵大人道：“你老哥真是糊涂。你花了一大票的冤枉钱给金玉，金玉暗底子里给莲庵快乐。莲庵这人，其实不作兴，金玉你也说不过。”杨观察道：“瞎说！没有这事的。金玉同我的交情非同儿戏，断断没有这种拗味事，捣我的蛋呢。”金玉给了赵大人一个白眼道：“你听杨大人说呢。幸而杨大人是知心人，不信你的话。不然，我还吃得住吗？大小这种使促狭的话不作兴说呢！”牛八爷笑道：“金玉姑娘会说得很。赵大人就没了的说了。”杨观察笑道：“闲言烂语一并收罗。尹再生既不来，我们别等他了。”于是大家相让入席。

赵大人忽然想起来了，说：“再生得了新阳厘差了，今儿下的札子，光景他正忙着呢。”杨观察道：“嗨！再生得了差了？新阳厘差实在不坏。一年两三万呢！”赵大人道：“再生此一番事情虽是上中，然而本钱花得太大了！”杨大人道：“听说是十三姨的路子，不知确不确？”赵大人道：“不是十三姨的路子，是谁呢？但是十三姨的身子虽灵，其实没有大本钱也是妄想。这番再生是一对黄豆大的金刚钻戒指，价值一万洋数挂零呢！就是跑到上房的施大爷那里也花到三千金呢！”杨观察道：“十三姨的路子呢，多捞几个也不怕闹出乱子来的，上头很明白呢。”苟老爷听了咋舌不置。等到席面将散，尹再生大令方匆匆地来了。

杨观察同着众人都起身招呼，道贺。再生谦逊一番，同赵大人请了一个安，谢了大人栽培。赵大人道：“这不是兄弟的力量，不过中丞的文件按着办就是了。”尹大令道：“中丞交下来，大人多一句话，卑职就吃不住了。回到差之后，还求大人在中丞跟前栽培几个字，卑职没齿不忘呢。”杨观察笑道：“再生别闹这把戏了。老实说我们跪着求还比不上姨太太放个屁力量狠呢，效验灵呢！”牛八爷笑道：“你老哥说得太精采了。”说着杨观察从靴页子里找了一会，找出一个条子来递给尹大令道：“请老哥栽培他一下子，好歹给一点事情。他是兄弟的表弟，笔底下还来得。”尹大令忙接来瞧，是“奏保经济特科、甲午举人车云飞，号小霞”。十六个浓墨小楷。尹大令忙道：“遵大人吩咐。只怕局面小，委屈了车教廉。”说罢收了条子。又道：“卑职还有一点事情不及伺候大人了，欠陪诸位了。”说完匆匆地又去了。赵大人笑道：“再生得了好点的事情，锋芒就锱得很哩！”杨观察笑道：“其实还有点孩子气哩！”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二回

查牙帖车师爷得意

教方法淫和尚多情

话说车小霞车教廉，却是徽州府休宁县人，与杨厚夫杨观察是姑表兄弟。一向在江西粮道那里办文案。因为喜嫖兼赌，把饭碗也闹砸了。于是跑到湖北来找杨观察。不到几天，恰巧尹再生尹大令得了新阳的厘差，就荐了去。

次日，车孝廉便到尹大令公馆拜会，接谈之下，尹大令觉得大为对劲。但是文案一席，厘局老总滕观察已荐了一个姓梅的。这车孝廉又是做定的文案胚子，若是给他别的事情，光景一年不行的。小小局面请两位文案，那又何苦来呢？杨观察的面子又是却不得。小霞这人其实漂亮，兜底一想：横竖是皇上家的钱，多花几个，关我什么？

正在踌躇，只见小霞陪笑道：“再翁起程的日子没有定吗？”尹大令道：“已检准了，就是后天。小翁的行李，兄弟打发底下人到宝寓来取。我们都是要好的，可以随便些。若要闹这虚架子，那就乏味了，兄弟是最不欢喜的。回来我们一块儿喝酒，一块儿玩耍。假如拘拘束束，一个挂着东家的脸子，一个拿着老夫子的张致，兄弟先说在前，断断乎不作兴。”小霞道：“最好！最好！”又谈了些别的，便告辞走了。

过了一日，尹大令雇了三条大号红船，带了司巡人等，赶赴新阳，择日到差。一切排场，不必细说。且说那新阳镇离省八百余里，与陕西接壤，是个极热闹的区处。原有“小汉口”之称。尹大令得了这个优差心里高兴，还在其次；倒是新阳这个地方有几处特别的玩笑场坞。尹大令、车孝廉在这门子上很是气味相投，且都欢喜抽几口鸦片烟。这时节已是禁烟的饬令森严，非同儿戏。尹大令就在这点子上为难，到底在局子里公然抽鸦片烟，似乎说不过去。

有一天，车孝廉笑嘻嘻地同尹大令道：“被我找到一个好去处来哩！”尹大令装着抽鸦片烟的样子，道：“可是这个吗？”车孝廉道：“不但这个方便，还有更甚于此的好处哩！”尹大令听说咧开了嘴，只应道：“噤噤噤！”车孝廉又道：“这里东明巷里头有所丛林，叫做‘观云寺’，寺里的长老唤做竹虚和尚。

这竹虚和尚从前在上海时，同我很知己的。后来我去江西了，就此分手，迄今已有五六年了。方才在街上闲逛，恰巧又撞着他，便邀我去寺吃了茶。岂知这寺里很有几处曲廊洞房，好个秘密抽大烟的去处。这是一件好事情。再翁可知道这里的古地名就是‘下蔡’，本来有好女子的地方。这里风俗最喜佞佛，凡是朔望，倾城仕女排家的人庙烧香，又是这观云寺为总汇之处。所以不要说初一、十五这两天观云寺里自朝至暮，有千百个好妇女，让人看个满饱。就是平常日子也陆续不断。每天里只怕也有五七个、三二十个，哪怕风雨雪天也没有脱空的日子。据竹虚和尚说很有些标致的呢！”

尹大令道：“竹虚和尚，这名儿好熟！当时我在上海办织呢，公司的事情，曾经有个竹虚和尚是会相面、算命的。”车孝廉道：“一点不错。他在上海英国租界，哪条马路上？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对面是座戏园子，那个周凤林就在这座戏园子里唱戏的。竹虚和尚贴准在对面借了一楼一底的房屋，开那个叫什么‘灵山下院’？上海人叫做‘佛店’。”尹大令抢口道：“不错！不错！就是此人，我也有些认得的。既然有这个去处，我们就去找找他。”车孝廉道：“这时已有五点钟了，索性吃了夜饭再去。”

尹大令便连声催厨子开夜饭。底下人回道：“米还没有下锅呢。”尹大令大喝道：“混账！王八羔子，这是什么时候了？米还没有下锅。当差的这么拖沓贻误要公，这还了得！拿帖儿送这王八羔子到二府衙门去打二百板子，好叫他狗腿上受用。”车孝廉悄悄地道：“快别这样，这时儿原还早哩。我们私底干的事，吃不住风浪的，就是半夜里抽几口烟，保不住他们有点觉着。如今禁令何等严密，当差使的人员更非寻常可比。他们虽是不敢搅什么乱子出来，然而还是施点小子恩小惠，使他们感激，到底安心些。就是倪方伯开缺的，归根结蒂不是排水的王老三闹出来的把戏吗？所以这些下人们面上还是模模糊糊不会吃亏。总而言之，大抵做官的人结不得一点子怨在外面。常言道，‘小猷生大浪’，此话一点不错。”尹大令点点头道：“小翁说的是。兄弟到底年轻，阅历还浅，很有些想不到的事情。然而，十三姨和兄弟是有首尾的，兄弟还怕谁？”车孝廉凑上一步道：“喏！十三姨同再翁不是寻常的交际，竟有肌肤之亲吗？”

尹大令愣了一愣，想索性吹一吹，卖卖风流。便微微地一笑道：“小翁，我们是知己，说说也无妨！不过外头露不得一点风声的。若说十三姨，是最赏识兄弟的。不信将来见了十三姨所生的十九少爷的面貌像兄弟呢？这是像老头子？就是这差事，虽说是不是很好的，然而谋的人竟有几十个。里头王爷哩、大军机哩，这么大的帽子还弄不到手，兄弟竟取之官中然。小翁想吧？”车孝廉道：“原来如此！那么外边的谣言不足凭信了。”尹大令道：“什么谣言？”车孝